

批判资本主义倾向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

鞍钢弓长岭铁矿汽车司机

王 君 绍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批判资本主义倾向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

鞍钢弓长岭铁矿汽车司机 王君绍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五年·沈阳

**批判资本主义倾向
坚持社会主义道路**

王君绍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沈阳市第一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 1/8
字数：16,000 印数：1—200,000
1975年4月第1版 1975年4月第1次印刷
统一书号：3090·373 定价：0.08元

毛 主 席 语 录

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。

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。

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，这个问题要搞清楚。这个问题不搞清楚，就会变修正主义。要使全国知道。

批判资本主义倾向

坚持社会主义道路

编者按：这是王君绍同志的一次讲话记录摘要，是一位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工人的自述。

一个普通的工人，出以公心，睁大两眼监督企业领导执行什么路线，那样旗帜鲜明地冲杀在反对资本主义倾向的第一线，在斗争中不怕讥笑、不怕报复，不怕自己受什么损失，一天天、一月月、一年年地顽强斗争，勇往直前，百折不回，并且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，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。有了这样的工人，有了这样的干部，企业的领导权就能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人手里，就能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厂矿基层。

让我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

重要指示，象王君绍同志那样坚定地同修正主义路线斗，同资产阶级思想斗，同资本主义倾向斗，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不息。

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，我们矿和全国一样，形势一派大好。可是，我在的那个弓长岭矿岭东矿的汽车队，一九六九年有一阵子有点冷冷清清，有时候任务完成得很不好。我们汽车队那阵用的汽车都很好，人员也配的很齐，就是完不成任务。我们工人眼睛都急得冒了花儿。我们这个汽车队担负着全矿的矿石和岩石运输总量的近一半；我们队完不成任务，就拖了全矿的后腿。我们弓长岭又是鞍钢的重点矿山之一，我们矿要是完不成任务，就直接地影响鞍钢的钢铁生产。鞍钢，是我们全国的重要钢铁联合企业，它若完不成任务，就会影响到我们全国钢铁生产计划的完成，那可不是个小事情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，落实“鞍钢宪法”，有力地推动了生产。我们生产搞不上来，是什么原因呢？完成任务与完不成任务，这里边是有路线问题的。

“对走邪路的事，一时一刻也不能让”

一九六九年秋的一天，队里有个领导把我的车给开进库，告诉我说：“王君绍哇，回去休息吧，也给你开工资，你这个车给你保养。”让我和我开的车休息，那别人的车干什么呢？在我们汽车队的个别领导指挥下，有的车到农村往回拉粮，拉柴火，拉土豆、



王君绍同志在同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中，如饥似渴地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。

角瓜，这家一口袋，那家一口袋；后来在汽车队的个别领导的指挥下，又去给外单位拉菜，就是不上山拉

矿石。拉菜我没车，我就坐别的车跟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。他们拉一趟菜就进屋吃饭。叫我去吃我不去。我在外边一看，屋里摆满了酒席，把我们汽车队的领导让到正座坐着，两侧有人陪着就吃呀，喝啊，还握着我们车队领导的手说：“哎呀，感谢你呀感谢你，你为我们帮了大忙了。以后你家里要是缺什么东西，只要咱们这里有的，你只管吱声就行了。”我听这话，肚子气得生疼。党中央号召我们大打矿山之仗，开发矿业；可是你这领导把我们往什么路上领？！我一生气就走了，一边走一边核计：虽然我刚从外地转来不久，认识的人很少，对这个事能睁一眼闭一眼吗？绝对不行。毛主席培养我多年，毛主席给了我一切。我们得听毛主席的话。拉矿石一时一刻也不能停止。对走邪路的事，一时一刻也不能让。那么怎么办呢？我想等个机会，等我们矿山在电影院、俱乐部开大会时，我就在当间站起来，把汽车队的事给他抖落出来，叫大伙知道知道，把汽车队领导给他搞臭，再不让他这么干。后来我又学习毛主席的教导，考虑怎样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。我想，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那必得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。要是帮助同志，就得抱着团结的愿望；若抱嘲笑攻击的态

度，哪能谈得上团结呢？整人家，图一时痛快，是干不了革命的。得以党的利益为重，得坚持正确的政策。怎么办？我想，得找他谈，把这事给他讲明白，他改了就行。

这天下班了，我看办公室里头就我们那个领导在，没有别人，这正是给他提意见的机会。我开门进去了，这个领导还挺客气，给我搬了个凳子，倒了杯茶，说：“你今天怎么有时间了？”我说：“我才调来，谁也不认识，咱俩能不能谈谈心？”他说：“行啊。”我也不知道搁哪谈起，原先还想讲点方法，可是一看他那脸，就核计他那事，一核计他那事，气就不打一处来。我还是忍耐着说：“这么样吧，你从认识我那天开始，看我有哪些不符合党的利益，不合乎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的，给我提一提。你就给我找毛病，咱就来快的。”他核计半天，握着我手说：“哎呀，君绍哇，你这说哪去了。你哪有什么缺点，你一点缺点没有啊。”叫他一说我全是好的。一个人哪能没有缺点呢，你总得一分为二地对待一个同志呀。他这是不诚恳，不想和我谈。我一看得了，就说：“你不给我提呀，我可要给你提了。”他说：“那好哇。”我就把他领着车队做的那些事儿，从头到尾讲出来

了。我说：“你这是执行什么路线？”开始我还是挺和气的，后来越说越生气，声音就大了。我说：“你再要是不改，不但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损失，你还在这里犯错误。你这走的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。放着矿石你不让拉，你去搞歪门邪道，这走的什么路线？”我这一说他的脸就红了，他也不说对，也不说不对，就给你个不吱声。这时候，外面进来人了，我就走了。过后这车还是不上山。我想还得找他谈，一次不行就两次，两次不行就三次。

第二次，我一进屋，他一声也不吱。我说：“我那天说的那个到底对不对，你倒吱声啊！”三说两说怎么样，他起来就走了。这第二次又没谈成。第三次，我下班后又去了。这回他一看我进去了，就往外走。我核计坐着谈是谈不成了，那咱俩就走着谈得了。你走到哪，我就跟着谈到哪。他在前面走，我就跟在后面说：“你可得往心里去呀，这可决不是个小事。你赶快把车都领上山去拉矿石，现在我们这是第四季度，关键时刻，这关系到能不能完成国家计划。”走着走着，他突然转身对我说：“王君绍，不用你在我的屁股后跟着，你少嘟嘟，我知道你是个刺头，也没啥了不起的。现在汽车队不还是我说了算吗？我说了

算就这么干；你是领导那天，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。”我当时一想这话不对，就说：“汽车队现在是你当领导，当领导得领我们走毛主席革命路线，不走毛主席革命路线我们工人就不听你的。等我若当领导那天，你这么干，一时一刻也不行。”我说完他已经走远了。

我一看这谈僵了，他也不想改了，怎么办？我就找了我们汽车队的老党员、老工人穆文清、吴庆吉等，把这些事唠了。他们都支持我。我说：“我给他提意见他不改，咱们就给他写大字报，那行不行？”有的同志说：“行。”也有的同志提出现在还兴不兴写大字报？我说：“文化大革命运用‘四大’的武器，这是党中央、毛主席给我们人民群众的权利。谁要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，我们就用这‘四大’的武器向他开火。咱们还得接着文化大革命那个底往下写吧。”我和吴庆吉、刘恒武、穆文清等一起研究，吴庆吉、刘恒武就弄来纸、笔、墨，执笔写大字报，题是《汽车往哪条路上开》。

写完了，我把大字报贴进我们汽车队交接班室，不一会，正赶上吃晌饭，我们汽车修理工和汽车司机全看了。看了后有这么三样态度：一部分人看完大字

报就边点头边说：“这大字报写得有份量，敢造，还就得这样，再不给他们写，就不知道他把汽车弄哪儿去了。”也有的人看完以后就说：“哼，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，还写大字报，王君绍这小子他就是搞名堂。这吃吃喝喝算个什么事？”大部分人看了嘴里没说什么，光点头。我看那个表情是支持我们的大字报，不过人家不说。我们汽车队领导不一会也来了，他看完了就说：“寻思让你们拉点什么，吃顿饭，你看这给我来大字报了。这样的工人哪我经过多少，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我知道他是个刺头。说老实话，大江大海我都过去了，小河岔子我还能翻船！？”还说一些骂人的话。

这事就是不好斗。怎么办？这时我回去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，进一步认识到，路线是决定一切的。路线错了，有兵也得失掉，有枪也得被人缴械。路线正确了，没有兵也能有兵，没有枪也会有枪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是正确路线，它必定要胜利。错误路线，是代表了少数人的利益，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，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，必定要失败。我想我们路线要对，路线正确了，小河岔子汇聚到一起也能变成海洋；路线错了，巨轮虽然大，也要被小河岔子汇聚成

的海洋把它吞没下去。所以我就更坚定了信心，鼓起了勇气，还是继续地和他斗。

我就还找那些老党员、老工人商量。我说：“写大字报不行，咱们就给他画漫画。”大伙也赞成，就一块研究，由吴庆吉画。头一张，画的就是从我们汽车队出来往山上去的盘山路，两边栽的垂杨柳，山上是穿孔机，再加上电铲挥舞在作业。山尖上出来了红太阳，照红了半边山，山上有几个老工人在招呼：“哎，来拉矿石，来拉矿石啊！”这个道上从汽车队陆续出来的车一台跟一台。这个右面呢，就扩了个小杈，小毛毛道，曲曲弯弯，不象个样，就在这个右面毛道的岔口上站着我们汽车队的那个领导，他就指挥汽车：“哎！别去拉矿。”他往那个小道指挥说：“快去吃大盘子去！”开汽车的呢，就把脑袋伸出车门说：“我们不干，我们走毛主席革命路线，去拉矿石去。”在那底下角呢，画几个正面人物，是老工人样子，撸胳膊挽袖的就指着我们汽车队的领导背后说：“走错了路，不务正业！”总共画了七、八张，又贴在我原先贴大字报的地方。

没过三天，有一个好心的同志到我家去了。他说：“王君绍，你怎么敢这么造哇？你能斗过人家

啊，人家嘴一张耳朵都跟着动弹。”我说：“怎么嘴一张连耳朵都跟着动弹？”说来说去说他 有根儿。当时我就生气，我说：“他有根那也是个坏根。在毛主席、共产党领导下，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下，他这个根早晚也得拔掉。他一天不改，我们一天不能停止给他提意见。”

为什么他能嘴一张连耳朵都跟着动弹？这都看出批林批孔、批判资产阶级的重要性。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留下的那套旧思想、旧习气流毒很深，资产阶级思想也到处存在，也不管你是干部还是工人群众的脑袋，它都能钻进去。我们站岗啊只能看住人；可旧思想、旧习气那套玩艺，你看着不着，它就钻进你脑袋里去了。他就利用那个旧的玩艺拉拉扯扯和你干。这玩艺打也打不着，摸也摸不着，怎么办？它就怕批判。你把这玩艺一弄出来，一批判，就臭了。谁都弄明白了，再也不中那个毒了。

“只要是为了革命，咱自己受打击也值得”

但是我也有两手准备，一个呢？七斗八斗他改了，还是咱们的好同志，准许人家犯错误，准许人家改正错误，改了就好呗，我们共产党有这个规矩嘛。

一个是准备他搞打击报复，没有这个准备也不行。就在我们坚持斗争的同时，党委派人到我们汽车队来蹲点，帮助工作，对我们队的那个领导进行了严肃批评。后来，根据工作需要，又换来几个领导。但是，斗争并没有停止，由于我好提意见，汽车队新来的一个领导也拿我当“刺头”，借一次往外调人的机会，把我弄了出去。有一天，他通知我到矿人事组去，还叫带饭盒，说中午回不来。我到了矿人事组，人事组组长说：“现在汽车队的司机多，你转出来另安排工作。”叫我到弓长岭矿的钢铁厂去。我们弓长岭矿二十来公里长，我在岭东头住，给我转到西头去上班，上下班赶不上通勤车。我说：“我去。只要是党的工作，是人民的事业，我王君绍就只能干好，不能干坏。但是我认为这是斗争，这不是个小事情。他们认为从汽车队把我转出去，再就没人抵制他们干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那些坏事了么？我走了，但那里不还有我们工人群众吗？只要他们一天不改，我们工人阶级就一天不能停止给他们提意见。”说完我拎起饭盒就要走。人事组长关心地说：“王君绍哇，调转工作有这么个规矩，你这是大调转哪，给你三天假，你回去把家安排安排再上班。”那阵我想，在哪干都是

为了革命，我不能休息。那是斗争，干与不干那是两条路线斗争，那不是个小事情。我就拎着饭盒到那上班了。

新到那单位，我就开干了。这里就是下午三点半往我家那头开一趟通勤火车，上岭东接下班的。同志们都照顾我，撵我坐这个车走。可我们应该是四点钟下班，若坐这个车走，我得提前半小时下班。另外，四点下班以后我们还有一个小时学习。大伙撵我说：

“你快走吧，赶不上这趟车，这三、四十里路你怎么走？”这时我想：晚走、早走，不是个小事。他若是为了叫我干，就不给我转这么远了。他就是为了叫我不干，才给我转这么远，越不干，脱离毛主席革命路线越远。我们干革命，不干那叫什么革命啊？那建设社会主义的分分秒秒的时间是多么宝贵啊。每一天八个小时工作都是一秒一秒堆起来的；那钢铁都是一两一两堆起来才够一吨的，不干能行吗？文化大革命以前，有那个别的领导整工人，惯用手法就是这个。看你哪个工人“起皮”、“刺头”、“不听管”、“不老实”，就给转出去。这不好就转那，那不好再转别的地方。有的职工学习差一点，没有认清他的阴谋，就不干了。这一不干怎么样，他就好说了：“你看怎

么样，说他不咋招么，他真就不咋招，他就是干不好。”这就把你整臭。为什么把我转到这新的单位呢？就是想让这里晚上一点名：“王君绍？”别人答：“走了。”第二天，我若坐八点四十从岭东开的头一趟通勤车，十点才到这里，人家新单位早晨一点名：“王君绍？”别人又回答说：“没来。”新单位的人一看会说：“这小子，他不是迟到就是早退呀，怪不得汽车队不要。”他想这样把我搞臭。我想到这里，坚决不走。到五点以后，才拎饭盒回去了。

头一天，路也不熟，到家又累又饿。这天中午饭我也没吃，因为核计这些事，我不服气。这社会主义企业，是你们家开的洋行吗？你说不要谁就不要谁？就生这气，吃不下去饭。好歹盼到家了，一看，孩子都站在墙根哭，进屋一掀锅也没冒气，也没架火，我爱人在炕上头朝里两眼哭得通红。她问我：“你知道啦？”我说：“我知道，我都上了一个班了。”“你知道你怎么转出来的？过去我和你干多少仗，我说你，你都不听。我说你少管事，少管事，咱们个工人，就干活就得了呗，多干就行了呗。你说你也不是个领导，没有你管不着的事儿。人家都干的挺好，怎么就把你开除了呢？”我说：“谁说开除了？这汽车队司机多，